

ChatGPT 社会使用形式问题的省思

韩岩杉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00)

摘要: ChatGPT 以其高度智能化的系统和模型, 突破了传统劳动工具的使用局限, 降低了劳动过程对劳动技能的要求, 重塑了劳动主体的地位, 使其成为强化人类脑力效能的新型生产资料。资本家利用 ChatGPT 的这些特性, 弱化劳动者的反抗意志, 将其作为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牟利工具, 对劳动者展开更为残酷的剥削。这致使劳动力市场遭受剧烈冲击, 许多劳动者陷入失业困境。展望未来,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必将在新型劳动模式中发挥关键作用, 推动人类迈向脑力劳动解放, 构建人机互惠的全新模式。

关键词: ChatGPT; 人工智能; 社会使用形式; 资本主义应用; 劳动

[中图分类号] TP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4X(2025)02-0032-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5.02.005

Reflections on the Social Application Forms of ChatGPT

Han Yanshan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200, China)

Abstract: ChatGPT, with its highly intelligentized system and model, has transcended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labor tools, reduced the demand for labor skills in the process, and reshaped the status of labor subject, all of which have advanced it a new means of production that enhances human's mental efficiency. Capitalists exploit these advancements of ChatGPT to weaken workers' resistance and use it as a tool to increase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resulting in even more severe exploitation on the workers. These capitalists' performance has led to a severe shock to laborer market, plunging many laborers into unemployment. Looking ahea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ChatGPT, will undoubtedly play a pivotal role in new laboring models, driving humanity toward constructing a totally new paradigm of liberating mental labor and of mutually beneficial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Keywords: ChatG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al application forms; application in capitalism; labor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目

前,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不可忽视的是,科技

收稿日期:2025-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34)

作者简介:韩岩杉(199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

的使用始终具有双面性,科技的社会使用形式决定着科技的发展方向,尤其是面对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现状,人们更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地使用科技。继 ChatGPT 问世以来,学界对 ChatGPT 的研究一直保持高度热情,尤为关注“ChatGPT 是否具有意识”“如何使用 ChatGPT”“如何规避使用 ChatGPT 带来的风险”等问题。上述问题大多基于对 ChatGPT 使用现状的思考,较少有学者谈及 ChatGPT 的社会使用形式问题,尤其是 ChatGPT 在劳动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应用问题。事实上,作为脑力劳动的竞争者,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在以其智能化的特性对人类进行无形的剥削,挤压人类的就业空间,占有人类的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P493)]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如大工业时代中的机器,它在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何种作用,究其本质还是要考察其社会使用形式。

一、ChatGPT 的智能化:不同于传统劳动工具的使用

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P210)]。如今,ChatGPT 作为首款具备交互能力的人工智能,推动劳动工具实现由传统到智能的转变,展现出有别于传统劳动工具的独特属性,引发了劳动领域的变革:一方面,使得部分劳动过程降低了对劳动技能的要求;另一方面,重塑了劳动主体的地位。ChatGPT 不再是与传统劳动工具相同的存在,而是成为强化人类脑力效能的新型劳动工具,推动着劳动领域的革新。ChatGPT 的出现在劳动资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 ChatGPT 降低劳动过程对劳动技能的要求

人类在使用传统劳动工具时,通常需要与工具进行物理接触,即通过手的握持、操作来实现人与工具的交互。这一操作过程依赖于人的体力和技能,使用范围较为局限,通常适用于特定的工作内容。而 ChatGPT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依赖于人的双手发挥作用的限制。人类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向 ChatGPT 发出指令,让 ChatGPT 完成翻译、查阅资料等工作。ChatGPT 凭借其自有的系统和模型,以最简单的方式直接达成与人的双向互动。

在与人的交互过程中,ChatGPT 将最终选择权交给使用者,使用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向其发出进一步的指令,或者直接获取 ChatGPT 提供的劳动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使用者的劳动技能仅停留在对 ChatGPT 的操作层面,其自身通过以往劳动而获得的技能和经验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劳动成果的形成从劳动者发挥劳动技能、完成劳动内容的过程,转变为劳动者操作 ChatGPT 的过程。这意味着,ChatGPT 在作为劳动资料参与劳动时,不再承担劳动资料传递劳动技能的中介作用,而是直接生成符合人类需求的成果,这直接降低了劳动过程对劳动技能的要求,并打破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技能传递链条。相较于传统劳动工具,ChatGPT 的智能化水平使劳动者在劳动时不再需要发挥过多劳动技能,并且以其便利性有效扩大了 ChatGPT 的使用群体,即从原先仅服务于使用计算机的群体扩展至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为使用者带来更为便捷和全面的使用体验。

(二) ChatGPT 重塑劳动主体的地位

传统劳动工具的功能在设计和制造时就已经被确定,其性能的发挥也受限于物理架构之中,使用范围局限于某一专项劳动,仅作为人的肢体的延长或增强人的劳动技能发挥作用。而 ChatGPT 的功能随着系统的升级而不断丰富,

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可以实现与人的语言交流,这直接突破了传统劳动工具甚至是初代人工智能仅作为劳动资料与人发生单向交互的局限,为智能交互领域开创了新的局面。

随着 ChatGPT 的更新迭代,其在继续为人类提供获取知识信息、回答问题等固定功能的同时,还推出信息同步化的服务,让人们能够通过 ChatGPT 获取天气、节日等实时信息,表现出有别于传统劳动工具的多样化特性。除此之外,ChatGPT 还能够有效强化人类获取、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帮助人类突破生理局限,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显著提升劳动效率。借此,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可能越来越少,进而逐渐推动劳动主体从人向 ChatGPT 转变,具体表现为人类成为 ChatGPT 的“材料搬运工”,仅负责输出指令和确认劳动成果。尽管 ChatGPT 作为劳动者所支配的劳动资料,始终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掌控之下,并以其自身丰富的功能协助劳动者高效完成劳动,但是劳动主体的位置已经发生变化。ChatGPT 正在重塑人与劳动资料在劳动中的位置,降低劳动过程对人类劳动技能的要求,并且走向更加依赖于劳动资料的智能化来实现劳动目的的新形态。

(三) ChatGPT 强化人类脑力效能

传统劳动工具的使用和创新依赖于人的经验、技能和创造力,需要使用者根据劳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操作和改进,难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工作需求。ChatGPT 借助智能化系统和模型,其使用和创新表现为自身信息的更新和系统的优化,即通过获取海量信息,提升其理解人类语言的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为数据库充实更多领域的知识。随着使用频次的增多和检索领域的扩大,ChatGPT 的数据库日渐丰富,使用者只需要输入指令,就能运用 ChatGPT 检索和筛选数据库的海量信息,并在短时间内获得符合指令的材料。基于此,

使用者可以选择再次输入指令,让 ChatGPT 继续优化材料,或者是直接对材料进行二次创作。ChatGPT 能够为使用者节约搜集和整理资料的时间,提供更多探索问题的思路,对人类脑力效能起到强化作用。由此可见,ChatGPT 具备传统劳动工具无法比拟的优势,即在使用过程中,它不像传统劳动工具那样过度依赖使用者的脑力效能,反而能够成为强化人类脑力效能的得力工具。ChatGPT 突破了传统劳动工具依赖于人的创造和改造而进行创新和升级的被动局面。但 ChatGPT 也存在局限性,即其使用过程依赖于数据、算法、模型的支撑,因此,它的创新能力无法像人类一样具有原创性。

马克思指出,“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1](P396)}因此,当时的工场手工业才能根据劳动工具的专门化需要创造出机器的物质条件。如今,劳动方式的变化推动工具形式逐渐走向现代化,ChatGPT 的智能化水平已经远超传统劳动工具。在劳动过程中,ChatGPT 正在降低对劳动技能的要求,进一步重塑劳动主体的地位,逐渐发展为强化人类脑力效能的新型劳动工具。不过,这也导致 ChatGPT 在劳动过程中的社会使用形式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但究其本质,ChatGPT 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社会应用形式才是定义其使用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二、ChatGPT 的使用现状:资本主义应用形式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从事同一类商品生产的工人被资本家雇佣在同一个工场内进行简单劳动。随着工场内部逐渐出现分工,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的环节,由多名工人先后完成。随着商品需求的增多,机器应运而生,改变了人类将工具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现状,人类从技术的操作者转变为被机器支配的对

象。“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1](P487)]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资本家需要在最大限度内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此之后,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人类逐渐失去对劳动资料的掌控权,成为被机器所支配的存在。资本家为追求更高利润,不断升级劳动工具、细化分工。ChatGPT成为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牟利工具,展现出超越机器效能的剥削优势。在ChatGPT的资本主义应用下,具有技术和思考能力的人逐步沦为协助ChatGPT运行的“工作机器”,这压缩了人类从劳动中提升自我价值的空间。同时,由于资本家改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市场也将因此受到剧烈冲击。

(一) ChatGPT成为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牟利工具

“ChatGPT融合了Codex、Insert&Edit、InstructGPT等多种神经网络模型,形成了一种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混合模型。”^[2]对ChatGPT的创造者而言,ChatGPT不仅是劳动资料,更是劳动价值和技术现实化的对象物。在资本主义应用下,资本家通过限制ChatGPT的使用权限和技术传播,将ChatGPT转变为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牟利工具。

ChatGPT作为资本家的牟利工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核心技术归OpenAI公司独家占有,ChatGPT以商品形式进行售卖,以此获取升级ChatGPT技术所需的资金。据报道,“OpenAI完成了最新一轮融资,估值达到1570亿美元。同时,该公司还获得了40亿美元的循环授信额度,使其总流动性超过100亿美元。”^[3]OpenAI公司凭借ChatGPT获得高营收的同时,还获取了继续升级ChatGPT核心技术的资金,这将进一步加深OpenAI公司对ChatGPT核心技术的垄断。这意味着,劳动者

与ChatGPT之间被筑起了技术高墙,劳动者难以获得该领域的学习机会,并且只能被迫接受OpenAI公司基于其垄断技术所提出的劳动需求,被动适应ChatGPT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冲击。二是将ChatGPT作为智能化的劳动资料,用于为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降低一定的生产成本。例如,OpenAI公司升级的GPT-4增加了团队共享、管理服务等新功能,这些功能精准契合了资本家在团队管理与提升劳动生产率方面的迫切需求。同时,这些新功能带来的优势,使得新版本吸引了不少资本家购买ChatGPT的使用权,并将其作为生产链的一环投入使用。在信息交互层面,GPT-4拥有让团队成员可以共享实时信息和数据的统一平台,这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递速度,从根本上避免了重复劳动的产生。从管理维度来看,资本家可以利用ChatGPT的管理服务功能获取人员信息和跟踪团队工作进度。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分配任务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能使管理者及时了解团队各层级的工作进展,从而实现团队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整体工作的统筹协调,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与此同时,随着资本家对ChatGPT的开发不断深入,ChatGPT使用领域也在逐步拓展。ChatGPT以其系统优势将获取信息的“触手”伸向各个行业,这意味着各行各业的信息都将被ChatGPT捕获,ChatGPT也将在更大的行业范围内成为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牟利工具,并逐步发展为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异己力量。据预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触达的市场规模将从2023年的180亿美元增长至2027年的1210亿美元^[4],这将进一步巩固OpenAI公司关于ChatGPT核心技术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这也为资本家创造了更多操作空间,使其得以借助ChatGPT提高剩余价值率、牟取更多利润,牟利范围也因此得到拓展。

ChatGPT 正逐渐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

(二) ChatGPT 为资本家带来剥削优势

在使用 ChatGPT 时,使用者只需提出要求或提供资料,ChatGPT 便能在其自有数据库中进行自动检索,并将筛选出的答案提供给使用者。使用者可根据 ChatGPT 提供的初始材料进一步细化要求,使 ChatGPT 不断完善内容。这一过程对劳动主体的地位具有影响,让人难以确定劳动主体究竟是劳动者还是 ChatGPT。特别是在文字编辑、数据处理、线上客服、程序制作等依赖计算机工作的职业中,工作不再仅仅依赖于劳动者,而是以 ChatGPT 的智能化运作为主导。此外,相较于传统劳动工具,ChatGPT 的使用降低了劳动过程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促使劳动者在分工制度下从劳动主体转变为辅助性角色,主要承担中介和调控的功能。同时,由于劳动过程不再需要过多的劳动能力,工具也不再是劳动者肢体的延长或能力的增强,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也因此贬值。劳动价值的贬值意味着资本家可以以更少的可变资本来购买劳动力,并且可以凭借技术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在劳动者身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1](P691)},因此,资本家会将其作为加大对劳动者剥削力度的手段,以此获得更多利润。相较于通过传统劳动工具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来说,ChatGPT 不仅能直接为资本家压缩人力成本,还会让劳动者因辅助 ChatGPT 完成工作而产生对自身劳动效能的认识偏差,即忽视自身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价值,进而削弱对资本家剥削劳动价值和占有劳动时间的抵制心理,无意识地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不仅如此,由于劳动者只需要计算机和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 ChatGPT 进行劳动,所以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

糊,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壁垒也逐渐被打破。这种以 ChatGPT 搬运工为劳动形式的工作,既不能让劳动者获得能力的提升,又导致劳动者的空闲时间被工作侵占,失去在自由时间中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ChatGPT 解构了过去以人类为主导的劳动格局,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形态,催生了人机深度融合、突破时空限制的新型劳动模式。在这种新型劳动模式下,资本家能够借助 ChatGPT 提高剩余价值率,强化对劳动者的剥削,使其在资本积累中更具技术优势。这意味着重演马克思笔下大工业时代的场景,即“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P487)}。劳动技巧的运用不再依赖于工人本身,机器成为劳动的主力,而工人只是劳动过程中的一环,导致工场手工业技术基础的消失和人的劳动能力的片面化发展,人的劳动价值将在这种劳动中逐渐弱化,与机器一道成为机器体系“主人”权力下的附庸。

(三) ChatGPT 冲击劳动力市场

ChatGPT 的出现最初标志为技术的突破,并未作为劳动资料进入劳动过程,直至 OpenAI 公司以固定金额出售 ChatGPT 的使用权,ChatGPT 才真正成为资本家的牟利手段。掌握 ChatGPT 使用权的资本家可以借助 ChatGPT 的技术优势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原有劳动需要的劳动者数量,导致部分行业出现失业问题,即劳动力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5]这意味着,劳动者的生存和就业与资本增殖紧密相连。技术的发展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带来了便利条件,使劳动者被迫接受资本家更为苛刻的剥削条件,面临更为艰难的就业环境。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形式应用场景下,Chat-

GPT很可能替代大部分依赖于计算机工作的劳动者,使他们不得不转向简单的重复性劳动,长此以往,他们的能力发展难免趋于片面化。在这种劳动情况下,人类会因劳动能力的差异被分化为不同的两类劳动者。第一类是难以被ChatGPT替代的劳动者,主要包括:一是推动技术持续创新、实现知识深度深化的高端人才,他们是推动科技进步的核心力量;二是不依赖计算机的劳动群体,他们的工作方式依赖于自身的技艺和能力,ChatGPT难以介入劳动过程。第二类是容易被ChatGPT所替代的劳动者,他们的工作逐渐地被ChatGPT的智能化流程所替代,致使其沦为ChatGPT的“材料搬运工”,其劳动价值被大幅度削弱。长此以往,随着社会分工的持续细化以及ChatGPT在各行业的渗透,这两类不同的劳动者会出现劳动能力片面化发展的问题。人类原本从劳动中所积累的技能 and 经验,由于技术智能化而逐渐退化,使他们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步下降,可供选择的工作岗位相较于过去更为低级,劳动薪酬也随之降低。除此之外,部分劳动者将在劳动资料的更新换代中逐渐被淘汰,从而成为劳动过剩人口,面临失业困境。在资本主义应用形式下,随着资本家对ChatGPT的应用不断深入,就业市场发生巨大转变,遭受剧烈冲击,直接导致就业群体被分割为壁垒分明的层级。

ChatGPT应成为提升人类劳动能力的有力手段,而不是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牟利工具和剥削手段。我国科技部曾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使用形式作出回应,我国下一步要把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增增长引擎,继续给予支持。通过政策引领、技术研发等渠道,推动人工智能融入社会主义建设,助力经济、社会、民生各领域迈向高质量发展。不同的社会环境为人工智能带来不同的应用形式,在未来,ChatGPT将根据不同的社会使用

形式表现出不同价值。

三、ChatGPT的未来之路:解锁劳动新模式

马克思指出,“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P508)}基于此,马克思提出向机器背后的社会使用形式发起攻击,从根源上解决资本主义应用中的矛盾和冲突。如今,ChatGPT在劳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其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关键取决于社会使用形式。资本主义应用追求的是资本增殖,而非劳动者的福祉。这就导致ChatGPT沦为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牟利工具,并凭借其强大的智能化水平,为资本家压榨劳动者价值、弱化劳动者的反抗意识提供了剥削优势,给就业市场带来剧烈冲击。事实上,ChatGPT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正在成为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力量,随着它的继续发展也将为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奠定基础。在未来,ChatGPT将成为促进人们脑力劳动走向解放、构建人机互惠新模式的新型劳动工具。

(一)ChatGPT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变革

ChatGPT在资本主义应用下实现了迅速迭代与广泛应用,然而,这不是推动其发展的唯一道路。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现代工业通过机器……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1](P560)}现代工业与人工智能ChatGPT在促进变革的发生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二者在本质上都蕴含着强大的革命性。资本主义应用形式下的ChatGPT已经表现出对现有生产模式的冲击和对过去劳动形式的瓦解,随着ChatGPT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累积,直至现有的经济结构无法容纳时,它终将成为变革生产方式的重要“推手”。

在资本主义应用下,资本家受逐利本质驱使,会让 ChatGPT 在两种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一是资本家为追求更多利润,推动其渗透并占领尚未涉足的职业,通过挖掘新行业的商业价值,开辟出牟利的新道路;二是 ChatGPT 的资本主义应用破坏了劳动者生活所需要的稳定和保障,使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问题,进而引发相应的产业变革。这两种作用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对新行业的侵占将继续冲击原有的劳动力市场,在更大领域内推动变革的发生,而变革的发生会为 ChatGPT 的资本主义应用拓宽一定的空间。马克思指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1](P562)}随着 ChatGPT 的资本主义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其所引发的矛盾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不稳定因素,如贫富差距、资源分配等问题。这些不稳定因素充斥在 ChatGPT 所渗透的各领域,最终将导致 ChatGPT 的资本主义应用无法与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此过程中,ChatGPT 在资本主义应用下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和发展的技术基础,将成为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和瓦解旧的劳动形式的重要力量。尽管这一过程充满困难,但它最终将为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奠定基础。

(二) ChatGPT 促进脑力劳动走向解放

马克思指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6](P192)} ChatGPT 和机器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最初都被资本家所采用,用于提高生产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这种资本主义应用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当矛盾不断积累并达到足以推动变革发生的程度时,ChatGPT 的效率优势将从服务于资本,转变为解放脑力劳动的有力工具,具体表现为脑力劳动者可以利用 ChatGPT 的智能化系统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为自身获取更多的自由时间。

随着人类使用智能设备的时间和频率的提高,大量数据信息如潮水般涌现。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型生产资料,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可以准确地获取客户类型、喜好、购买力等多方面信息,为产品的生产、优化和推荐提供支撑。在此背景下,脑力劳动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中,数字劳动占比不断攀升。在面对如此庞大且复杂的数据时,人力处理效率低下且容易出错,但 ChatGPT 凭借其智能化,成为促进人们脑力劳动走向解放的工具。面对海量数据信息,ChatGPT 可以借助算法和系统直接对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和分析,并在较短时间内向使用者提供需要的内容,且由于系统的格式化和自动化,ChatGPT 的分析结果不会因人力的疏忽而出现错误。ChatGPT 弥补了人类短板,提高了劳动效率,将人类从处理繁重数据信息的劳动中解放出来。ChatGPT 有效缩短了人类在脑力劳动中必要耗费的时间,增加了人类的自由时间,为人类实现自我发展创造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脑力劳动走向解放。

(三) ChatGPT 构建人机互惠新模式

当新的社会使用形式逐渐取代原本的资本主义应用形式后,ChatGPT 与人们的劳动关系将开启人机互惠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ChatGPT 突破了传统劳动模式下对智力发展的局限性,为人类拓宽认知边界提供助力。不仅如此,新模式还重塑和升华人机共同劳动的模式和意义,即从资本主义应用形式下劳动者作为辅助人工智能运行的配角,转变为人机深度协作、互惠共赢的新型劳动模式。

在新模式中,ChatGPT 与人类的劳动关系将发生本质变化。人类将摆脱资本主义应用下因分工导致的能力片面化发展,实现向劳动主体的实质性回归。人类可以凭借自身意识自主

使用 ChatGPT,而不是沦为辅助 ChatGPT 运作、为其提供服务的配角。事实上,ChatGPT 与人类劳动能力的提升相辅相成。从 ChatGPT 的发展来看,其所具有的“大规模语言模型+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语言能力和智能进化“循环功能”,让它在频繁使用中接触并吸纳广泛多样的语言表达范式,获取和积累多元且丰富的信息和知识。同时,在与人类的对话互动中,ChatGPT 不断提升自身的拟人化水平和提高问答的准确度。海量数据的积累为 ChatGPT 实现技术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创造了条件,推动其朝着更智能化水平和更强劳动能力的方向发展。从提升人类的劳动能力来看,ChatGPT 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外化器官”,作为增强其劳动能力或延伸劳动器官的劳动资料使用,即借助 ChatGPT 的海量数据库和信息处理能力,帮助人类打破在短时间内收集、分析、处理信息的局限。通过 ChatGPT 的赋能,人们的劳动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并且进一步优化劳动时间的分配结构。借助 ChatGPT 的高效生产力,人类完成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减,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ChatGPT 具有超越其他人工智能的革命意义在于,它能够理解和使用人类的语言系统,这意味着“人类将获得一个 API 接口,通过这一接口,人类世代创造、积累的知识体系和规则体系将向所有人敞开”^[7],其直接结果是知识储存可以突破自然物所施加的易变性限制,人类只需要借助先进设备使用 ChatGPT,便能轻易获取各类知识,从而突破语言障碍、地域限制等客观条件的藩篱。在劳动场景之外,ChatGPT 同样发挥着作用,成为进一步满足人类实现自由发展的工具,为人类汲取知识、锤炼技能拓宽渠道和提供助力。随着人类在劳动和自由时间内脑力资源的不断累积,人类改造和升级 ChatGPT 的能力也逐渐增强,由此,ChatGPT 和人类之间形成互惠共赢、协同发展的新模式,改变使用

传统劳动工具时的单向作用模式。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促进脑力劳动走向解放,构建人机互惠新模式,这无疑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不是无法实现的未来。从我国对 ChatGPT 这类智能化工具的使用情况来看,我国始终表现出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的强烈重视。近年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在战略布局层面,中国始终对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持有乐观态度。同时,ChatGPT 已经发挥出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的强劲动力,这意味着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将为我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有研究预测称,到 2030 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或超过 1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 万亿元”^[8]。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未来之路道阻且长,虽然 ChatGPT 目前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应用之下,但要对此坚定信心,只要国家加强对其使用方向的领导,做好科学规划,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就能作为强有力的工具,助力我国的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发展和自由劳动贡献力量。

四、结语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展现出相较于传统劳动工具的显著优势,突破传统劳动工具功能单一、交互单向、依赖于人的技术瓶颈,降低了劳动过程对劳动技能的要求,重塑了劳动主体地位,成为强化人类脑力效能的新型劳动工具,在劳动资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在资本主义应用形式下,ChatGPT 成为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牟利工具,其智能化为资本家从劳动强度上迷惑劳动者和削弱劳动者斗争意志带来了剥削优势。这使得依赖于计算机完成工作的劳动者在劳动中的价值逐

渐弱化,并面临着被排挤出相关行业的困境。随着劳动人口过剩问题日益凸显,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剧烈冲击。ChatGPT不会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最后一个产物,它的出现已经预示未来劳动形式的变更,而其资本主义应用也是发展道路上难以避免的阶段。但从长远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言:“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6](P326)],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在引发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在为改变现有的经济关系和构建新的劳动形式积累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向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贺信中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9]赋予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以社会主义应用形式,能够让其在我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催化性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助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齐志远,高剑平,郝亚楠.生产工具演变与劳动分工体系变革:从机器、专用人工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雏形ChatGPT[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4(2):1-10,7.
- [3] 可以打电话给ChatGPT了[N].北京商报,2024-12-20.
- [4] The CEO's roadmap on generative AI[EB/OL]. BCG Executive Perspectives, <https://media-publications.bcg.com/BCG-Executive-Perspectives-CEOs-Roadmap-on-Generative-AI.pdf>.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张建云,孙璐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ChatGPT的功能、本质及意义[J].兰州学刊,2023(10):5-15,7.
- [8] 陈国青,辰朔.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N].光明日报,2024-01-22.
- [9] 刘虎沉.人工智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驱动力[N].科技日报,2024-07-22.